

情到深處無怨尤

長白山下多麗人之十四

(本文插圖刊132頁)

莊烈

西施舌的特別吃法

林燕拉開紙門，劉大風至玄關上脫了鞋子，踏上榻榻米，我與林惜嬌一齊起身相迎，劉大風見林惜嬌走起路來脚一拐一拐的，驚道：「妳的脚？」林惜嬌道：「被馬蹄踩到了。」劉大風道：「可惡！妳何不用鞭子好好抽那畜牲幾下？」林惜嬌道：「這匹馬最近脾氣可大着呢，動不動就擻蹶子。」我在旁聽了，又好氣又好笑，連忙端起桌上一杯茶啜着，掩飾面上的尷尬。劉大風道：「另換一匹就是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有道是『好馬不配二鞍轡，好女不嫁二夫男。』我還捨不得呢。」我再也忍不住了，嘆一口茶噴了出來，林惜嬌見了，連忙拽下襟上的手帕，遞到我手上海道：「怎麼，茶噙着了？快擦一擦。」跟着捧腹大笑不止。劉大風訝道：「怎麼，脚不痛了？還笑得出來？」林惜嬌一跌跌在軟墊上，道：「劉叔！我那裡是笑？我在哭呢。」說着抱起脚來，連聲：「吱啍！吱啍！」叫着。林燕在旁看了，掩嘴格格的笑了起來，林惜嬌怒道：「放肆！還不快去廚房看菜好了沒有。」林燕去了，大家入

座。林惜嬌道：「劉叔！一路辛苦了，不知道次到瀋陽補給交涉的怎樣了？」劉大風道：「仍和上次在錦州一樣，只撥下五千人馬的補給，我們有一萬多人馬，還不到一半呢，看來只有寅吃卯糧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只要承認原番號，不裁編就是萬幸了，否則我將如何向部屬交待？」劉大風道：「那可不一定，現在外面風聲很緊，謠傳地方部隊『游而不擊，適足擾民』，看來我們也快要被開刀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果真如此，豈非『逼上梁山』，難道上級如此糊塗，不考慮後果嗎？」劉大風道：「現在已開始動手了，告訴妳一個不幸的消息，令兄已被扣押了。」林惜嬌驚道：「你在那裡得來的消息？甚麼罪名？押在那裡？」劉大風道：「罪名是縱兵殃民，聽說是十三軍萬宅仁師長，在東北長官部告了一狀，杜長官看了大怒，正好令兄也到了瀋陽，就被扣押在軍法處了。」林惜嬌潸然下淚道：「冤死孤悲，何況他是我兄長，現在我方寸已亂了，劉叔！你要替我拿個主意！」劉大風道：「令兄在清河門有數千人馬，目前應先穩住軍心，遲恐生變，趁莊參謀也在這裡，最好先到他營中安撫一番才好

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劉叔所慮極是。」於是她向林燕吩咐道：「妳去把刁副官找來！」少時刁副官來了，林惜嬌道：「你騎馬到清河門大廟，把我哥哥的馬副司令找來見我。」刁副官領命去了，我道：「我初到清河門時，就聽說林西慶的部隊軍紀不好，上級已在徹查，現在果然出事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我哥哥身繫囹圄，如能找個可靠的人前去瀋陽打點一下才好。」她日向劉大風。劉大風慨然道：「義不容辭，我願再到瀋陽去一趟，但要有熟人，找到門路，方好辦事。」我道：「長官部軍法處長是何寶澤，曾任陝西米脂縣長，杜長官原籍就是米脂縣，何寶澤正是他的父母官，杜長官很念舊，就把他找來當機要室主任，後調軍法處處長。這何寶澤雖官清如水，耿介清廉，却乖僻異常，不好說話，倒是他的副主任何君錯與我有舊，聽說這何君錯新發表遼寧省法庫縣長。還有長官部特務團，有一連長，名尹東生，軍校十八期畢業，與我相交莫逆，這尹東生雖官卑職小，却是杜長官的心腹。我寫兩封信，劉叔帶着，到瀋陽先去見他們二人，必有照應。」劉大風道：「晚上就請參謀先把信寫好，我明天一

早就動身。」林惜嬌拉着我的手笑道：「如此家兄有救了，我先謝謝你了。」我道：「有幸效勞，固所願也。」林惜嬌啾啾笑道：「文謔謔的，有趣！」於是三人相視哈哈大笑，陰霾一掃而空。少時，林燕來道：「菜好了。」林惜嬌向我道：「我來清河門時，特別在錦州買來你喜歡吃的西施舌。」我道：「買了多少？」林惜嬌道：「買了幾十個，够你吃些日子了。」我道：「好極了，有高梁酒沒有？」林惜嬌道：「有牛莊高粱，你一向不嗜杯中物，為何問起酒來了？」我道：「西施舌有一種特別吃法，不過要有好的高粱酒配才行。」劉大風道：「牛莊高粱天下馳名，不知參謀如何吃法？」我道：「我家位於黃海之濱，亦盛產西施舌，到了冬季，正是西施舌最肥的時候，漁夫腳上綁着一雙用老母豬皮作的一種簡單靴子，名叫『搗』，亦稱『綁』的，帶着鋤頭，下到海裏，用鋤頭在淺灘中，到處扒拉，聽到『噠』一聲，就挖出一粒西施舌來，一天下來，能挖到數十粒。記得小時候，祖父到魚市場買西施舌，用小木桶裝着，上面蓋着厚厚的黃豆葉，以防西施舌凍死，提回家來，倒在堂屋大桌子底下，那西施舌不知是餓了，還是怎麼的，爬的到處都是。吃時要一個一個的捉回來。我祖父吃西施舌是一絕，由我祖母伺候着，先用小刀把殼撬開，再用銼子把黑黑的砂腸挑出來，然後把肉放進小碗裏。我祖父用陶甕小酒壺裝酒，先倒滿一小酒盅，撕下一片火紙，放進酒盅，用火柴點燃了，用手捏着酒壺，在火上把酒燒開了，再倒進小碗裏，只聽吱的一聲，然後端起小碗來，咕嚕一聲

連酒和西施舌，一齊喝下去。我目睹祖父嚙嚙舌那付醜相，好不過癮。現在終於有機會來了，我何不依樣畫葫蘆，學樣一番？」

劉大風一席牢騷話

林惜嬌聽了，向林燕道：「聽到了沒有？你速去準備。」少時，林燕把應用物品，都準備齊了，放在桌上，每人面前，一個小碗，一柄小刀，數粒西施舌，各人用小刀把西施舌外殼撬開，肉剔到小碗裏。酒燒開了，林惜嬌提起酒壺，向三個碗裏一倒，只聽吱吱連聲響，聽了好不過癮！我把碗高高舉起，嚷道：「乾！」大家跟着，一飲而盡，細細咀嚼那西施舌，果然鮮美之至。劉大風讚道：「妙極了！這種吃法，真是聞所未聞，生平第一遭，可媲美日本人吃生魚片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只是太野蠻了些。」我道：「聞其聲，不忍食其肉，還有更野蠻的呢。」劉大風道：「曾見有人吃猴腦，真是慘不忍睹。」我道：「還有比吃猴腦更殘忍的呢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我却不信。」我道：「吃猴腦固然殘忍，但猴子腦殼都敲碎以後，跟着就死了，比起吃鴨掌和吃活驢肉，尚仁慈多了。我在魯西就曾見過賣活驢肉的人，客上先坐在桌上等着，屠戶用叉子由蒸籠裏，挑出一塊濕棉套來，熱氣騰騰的就向驢的臀部貼了上去，待驢肉燙得半熟了，再用利刃削下一大片來，盛在盤子裏，端到桌上，供客人食用。」林惜嬌用手掩住耳朵，道：「太殘忍了！驢不叫嗎？」我道：「先時還叫，後來一片一片削下去，就不叫了。」劉大風道：「那活鴨掌呢，

又是如何吃法？」我道：「先架起一排鐵板，山東人叫『熬子』，在下面燒火，等鐵板燒紅了，把鴨子捉來，放在燒紅的鐵板上，鴨子痛極，向前急奔，鴨掌自然也燙熟了，然後趁熱把鴨掌剝掉，用來佐餐或下酒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太無人性了，能嚇得下去嗎？」我道：「人之初，性本惡，否則就不會有戰爭了。如舊小說彭公案、水滸傳等，就有吃人心，賣人肉包子的，連武聖岳飛『滿江紅』詞，也有『壯志饑餐胡虜肉，笑談渴飲匈奴血』之句。」

正說着，忽報林西廣的馬副司令來了，林惜嬌道：「請他先在會客室等着，我就去見他。」林惜嬌去了半天，回來後，只見她滿面秋霜，坐在那裏，一言不發。劉大風道：「談的怎樣了？」林惜嬌道：「那馬副司令半驢滿腹，不易說服，恐怕要勞參謀大駕明天到大廟親跑一趟了。」我道：「有這樣嚴重嗎？」林惜嬌道：「嚴重得很呢，而且還有人從中挑撥離間。」劉大風嘆道：「一葉知秋，東北恐怕從此多事了。」我道：「何以見得？」劉大風道：「共產黨是以游擊起家，打起仗來，行踪飄忽無定，國軍往往疲於奔命，如果利用偽滿軍和地方部隊牽制之，使其不能在地方上立足蔓延，國軍專找其主力擊破之，何愁共產黨不滅？孰料上級對地方部隊存有偏見，說甚麼『游而不擊，適足擾民』，共產黨正好抓住機會，從中加以挑撥離間，分化利用。政府一直認為地方部隊是包袱，一再挑剔，因此人心惶惶，勢將『逼上梁山』，轉而為共產黨吸收利用。」我道：「地方部隊，軍紀敗壞，確是事實

。」劉大風道：「地方部隊軍紀敗壞，應找出病源，對症下藥，譬如倉促成軍，沒有經過嚴格訓練，武器缺乏，戰力薄弱，補給不足，士氣低落，都是原因，自不能要求過苛。如政府有遠見，權衡輕重，排除門戶之見，把地方部隊和國軍一樣看待，使其甘心為國效力，一旦天下平定後，再予裁撤，方為上策。」我道：「政府威信要維持，自不能縱兵殃民，更不忍玩弄權術。」劉大風道：「狡兔死，走狗烹；飛鳥盡，良弓藏，那個朝代不是如此？越之句踐、漢之劉邦、明之朱元璋等，誅戮功臣，排除異己，史不乏載，即如清代名臣曾國藩，在洪楊之亂平定後，湘軍即予解散，自己位至封侯，安享富貴，那裏顧得舊日袍澤死活來哉？恕我劉大風斗胆，說句放肆的話，國軍高級指揮官，或職位已超越其指揮能力，或恃寵（功）而驕，或將帥不和，焉得不敗？還有勝利來得太快，大家都被勝利沖昏了頭，追求享受，生活糜爛，營私舞弊，奢侈浮華，國家焉能不亡？」

西廂詞美我非鶯鶯

林惜嬌笑道：「劉叔酒用多了，發起牢騷來了。」劉大風改容謝道：「是！是！我失言了，參謀請勿見怪。」我道：「劉叔有所不知，過去除了中央軍，一律稱雜牌部隊，因此相互猜忌，各懷鬼胎。蔣委員長有鑑及此，曾嚴加告誡，以後情形就好多了。」劉大風方要說話，林惜嬌怕再說下去，傷了感情，連忙道：「酒够了，用飯吧。」劉大風道：「我酒已過量，吃不下飯了，

請參謀把信寫好，我先去睡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劉叔連日辛苦，明天又要起早，早點休息也好。」劉大風走後，我問林惜嬌道：「劉叔為人如何？」林惜嬌道：「我與劉叔朝夕相處，情逾父子，他說的話，請你不要放在心上。」

她把話題一轉，道：「我還沒有問你呢，那閻二爺最近怎樣了？」我道：「自從北平回來以後，我就沒有看見過他的人影，妳問他則甚？」林惜嬌道：「當然你看不到他了，以後永遠也不會看到他了。」我道：「閻二爺的事，劉叔知不知道？」林惜嬌道：「大概不知道吧。」我道：「你二人情同父子，他怎會不知道呢？」林惜嬌道：「除了軍事以外，我的私事他從不過問。」我道：「劉叔機智過人，那裏會瞞得過他？」林惜嬌道：「可能知道一些，只是彼此心照不宣而已，而且劉叔胸羅萬機，卓爾不羣，從不作世俗態。」我道：「劉叔真是曠世奇才，惜生不逢辰，懷才不遇。」林惜嬌打趣道：「起明個你當了皇帝，對他當宰相好了。」我道：「那皇后娘娘又封誰呢？」林惜嬌道：「封誰？」我道：「我要找毛延壽畫筆下的那個美人作皇后。」林惜嬌道：「青塚向黃昏，芳魂泣斜陽，到那裏去尋？」我笑道：「惜嬌尤勝王嬌，我已找到了。」

正說着，林燕已將飯菜送來，二人草草用過飯後，我要了紙筆，就在桌上把信寫好，封了口，交與林惜嬌收好。林惜嬌道：「我已教丫頭去睡了，現在我去燒咖啡給你喝。」我道：「謝謝，夜深了，我要回清河門去了。」林惜嬌聽了，一言不發，立起身來，回到房裏，唰一聲把房門

拉上，我跟着過去，輕輕扣了兩下房門道：「出來！我酒喝多了，想喝咖啡呢。」聽不見回答，我拉開房門進去，見林惜嬌睡在榻榻米上，蒙着頭睡着了，我悄悄走到她身邊，拉開被角，林惜嬌一骨碌爬起來，道：「不要理我，你不是要走嗎？」我道：「怎麼？妳生氣了？我真的要走了。」林惜嬌道：「我的爺！你不要嘔我，好不好？」接着拉開被子，蓋在我的腿上，道：「春寒料峭，莫涼着了，你好好坐着，我這就去給你燒咖啡去。」我拉着她，道：「我酒喝多了，直往上湧。」她聽了，起身倒了一杯茶，遞到我手上，柔情似水，道：「先喝口茶，如果想吐，就吐好了。」接着又找出一盒糖來，取出一顆，剝開糖衣，放進我嘴裏，道：「這是香草錠，日本製，解酒很有效。」我道：「美國有一種『香口膠』亦稱『口香糖』是樹膠和糖加薄荷製成，清涼解渴，又可防口臭，美國人都喜歡嚼，好像老牛反芻一樣，不知妳吃過沒有？」

她伸手把几上那個日本娃娃拿過來，抱進懷裏，靜靜的坐在那裏聽着。忽聽遠處傳來一陣犬吠聲，我笑道：「有一首『醉公子』正是今晚我二人的寫照。」林惜嬌吟道：「門外獼兒吠，知是蕭郎至，衩襪步香階，冤家今夜醉，扶得入羅帷，不肯脫羅衣，醉則從他醉，還勝獨自睡。」我情不自禁的擁着她道：「嬌羞花解語，溫柔玉有香，妳名字不愧喚惜嬌。」林惜嬌道：「西廂詞雖美，可惜我不是鶯鶯。」我道：「只要不是林黛玉就好。」林惜嬌道：「甚麼意思？」我道：「如果是林黛玉就會惱了。」我從她懷中把布

娃娃搶過來，放回几上，道：「『醉公子』最後一句是甚麼？」她道：「還勝獨自睡。」我望着她微笑不語，她忽然省悟過來，頓時紅上兩頰。

麟麟車聲碾碎芳心

第二天早上，我回到清河門宣撫組，處理了一些事物，午餐時，閻充特別準備了酒菜，我二人慢慢飲着，閻充道：「聽說林西廣在瀋陽被扣起來了，不知爲甚麼？」我道：「縱兵殃民。」閻充道：「無糧無餉，軍紀如何好得起來？」他嘆了一口氣：「幸虧老弟幫忙，救了老哥哥一命，漢奸罪名是沒有了，驚濤駭浪總算平安度過去了，可是我越想越怕，部隊份子如此複雜，遲早會有人捅出漏子，把我也拖下水，和林西廣一樣，被關進大牢裏。」我道：「你有甚麼打算沒有？」閻充道：「我想還請老弟幫忙，辭了宣撫組工作，解甲歸田，安度餘年，功名利祿我已看淡了，我家原有幾畝薄田，都在荒上，共產黨一鬧，荒上租子收不到，我還可以在花園種花賣花，不愁餓死，一旦老了，不能動了，錦州城南有一座筆架山，那裏有一座廟，風景也不錯，我就到廟裏出家當和尚去。」我道：「辭職歸隱我贊成，出家大可不必。」閻充道：「我僅有一個兒子，被共產黨擄去，至今生死不明，塵世還有甚麼值得留戀的呢？不似老弟，正年輕有爲，前程似錦。」我道：「我也有煩惱，抗戰八年，日本被消滅投降，但我的家鄉，却仍陷在中共佔領區，父母生死不明，屈指算來已有十多年了。」閻充道：「老弟一人流浪在外，正該成家了，既然訂

了婚，何不趕快結婚，有了內助，可以專心事業，我對老友也有了交待。」我道：「我想等家鄉有了消息，由父母親自主持婚禮，這樣才顯得隆重，都等了這些年了，何必急在一時？」閻充道：「夜長夢多，但願老弟莫辜負了她。」我道：「怎麼會呢？」閻充道：「那我就放心了，最近清河門平靜無事，我想回錦州一趟，順便料理一些私事。」我道：「你放心吧，這裏的事，我來負責。」閻充道：「如此偏勞老弟了，我先謝謝了。」閻充回到家裏，閻太太接着他自是萬分歡喜。那閻太太是舊式女子，還纏着一雙小腳，又未受過教育，但夫婦間感情却非常恩愛。在日據時代，閻充是偽滿少將旅長，有權有勢，家境富裕，從不知憂愁是甚麼。光復後，雖一度因漢奸罪名，被迫逃亡在外，但自被收編後，驚濤駭浪已成過去，以爲從此可以平安無事，孰料獨子閻漢儀被共軍擄去，一直生死不明，媳婦孤孀終日哭哭啼啼，好不悽慘，加上荒上土地荒蕪，租子收不到，一家數十口生活，頓失憑藉，日子便大不如前了，因此煩惱也跟着也來了。閻充家是五代同堂，雖然人口衆多，却能相安無事，和樂共處，但自閻充失勢後，人情冷暖立見，閒話也就多了，閻太太看不慣世態炎涼，更是氣惱不過。晚上入寢時，便向閻充道：「惠卿！你成天在外，可知道我在家里過的是甚麼日子？上有老，下有小，一家數十口，只知道飯來張口，茶來伸手，稍不如意，便把怨氣出在我頭上，這個担子，我實在挑不下去了。」閻充道：「雖然我丟了差使，家裏吃飯，還不至於發生問題吧？」閻太太道：「現在

不比從前了，過去你在台上，一切當然沒有問題，現在家裏坐吃山空，一點收入也沒有，就是一座金山、銀山，遲早也會掏空的，尤其是老爺子，三天兩頭向我要錢，好像我是聚寶盆似的。」閻充道：「妳先把私房錢拿出一點來，貼補一下，把難關度過去，等天下太平了，就好了。」閻太太道：「哼！天下太平，等到甚麼時候？積蓄用光了，又怎麼辦？我就等你回來，和你商量，我想在北平買棟房子，我和珮姐先搬過去，建軍的事，你也甭幹了，交了差，也到北平去住開算了。」閻充道：「那怎麼可以，一大家子人誰管？」閻太太道：「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，聽說東北情勢不穩，有錢的人都逃到關裏去了，趁我手上還有點錢，不愁吃穿，也到北平去避難算了。」閻充嘆道：「政府接收人員，所作所爲，太令人失望，玩日本女人，跳舞，花天酒地，鬧的太不成話了，這樣搞下去，東北遲早會保不住的，我這次回來，就是想和妳商量，辭職不幹了。」閻太太道：「你和莊參謀商量過沒有？」閻充道：「甭提他了，花花公子一個，成不了大器。」閻太太道：「難怪常有女人打電話來找我，都被我推過去了，都訂過婚了，還在外面拈花惹草，太不應該了。」閻充道：「張三爺和我是多年老友，如果出甚麼差錯，叫我老面子向那裡擱？」閻太太道：「張家二姪女還在緩中，趕快打發人去接她過來，大家商量一下，婚姻大事，可不是鬧着玩的。」閻充道：「紙包不住火，莊參謀如此荒唐，張家二姪女，遲早會知道的，莫如現在就告訴她，教她先有個準備，免得日後落埋怨。」閻

太太忽然喜上眉梢，道：「現在中央軍結婚的很多，飯店裏天天辦喜事，大排筵席，何不也叫他們早點結婚，以免夜長夢多。」閻充道：「我早就想到了，無奈莊參謀不同意，說甚麼等父母有了消息，由雙親主持婚禮等理由一大堆，我看他是有意推諉，事到如今，只有等張家二姪女來了以後，再商量了。」

第二天早上，閻太太即派人到綏中去接張鳳芝。那張鳳芝自與我訂過婚後，在錦州住了數日，就和姐姐鳳榮回到綏中鄉下牛心屯去了。一連數月未見我的消息，正在惦念，忽見閻家派人來接，好不歡喜，當即向姐姐辭別，收拾簡單行李，隨同來人乘火車到了錦州。閻太太早派馬車到錦州火車站迎接。張鳳芝坐上馬車，到了閻家窩棚，遠遠就望見閻太太站在大門口等候，連忙下車問候，閻太太攙着她的手，一路說笑着，向花園裏行去，到了我的住處，在客廳沙發上坐了，陪着一齊說話。閻充聽到消息，也趕過來了，寒暄過後，張鳳芝舉目四望，只見室內佈置雅潔宜人，一陣溫馨襲上心頭，但久久未見我出現，滿面露出惶惑之色，閻太太看到眼裏，憐惜的道：「莊參謀還在清河門，妳先在這裏多住幾天，我就就派人去找他回來，商量你們的婚事。」張鳳芝聽了，知道我不在錦州，好不失望，道：「吉林已經收復，等火車通了，我回家稟明父母，再談婚事不遲。」閻充勸道：「二姪女！現在時局很亂，比不得平常，妳父親和我是多年老友，我夫婦代妳父母作主也是一樣。」張鳳芝道：「大叔美意我甚感激，等我回綏中和我姐姐商量看看。」

「閻太太道：『莊參謀一個人流浪在外，沒個貼身人照應，二姪女人又能幹，又有學問，既然你們訂了婚，就不要再拖了。』張鳳芝道：『大嬸的話，我不明白。』閻太太道：『事到如今，我也不瞞妳了，年輕人在外，難免荒唐，成了家就會好了。』於是閻太太就把我和林惜嬌、姜文揚以及呂敷池的事，一五一十的都告訴了她，最後又道：『所以我贊成你們快點結婚，以免夜長夢多。』張鳳芝出身富貴家庭，又曾留學日本，自視甚高，那裏受過這種打擊？但因愛我太深，因此便作了決定，到我的家鄉，迎接我的雙親，以圖挽回我心。當天晚上，在閻家住了一宵，第二天便返回綏中，也不與姐姐商量，收拾簡單行李，淒然登程。」

一天，我在清河門收到閻充由錦州派人轉來一封信，拆開一看，只見上面寫道：

健倫夫君：
世界和平鐘聲響了，君百戰榮歸，我委身英雄，幸何如也？知君思念雙親甚切，我決心親赴山東，迎接公婆前來東北，與君團聚。此去關山萬里，兵燹重重，雖死無怨。尚望君善自珍重，勿以我為念！心亂如麻，不知所云，臨書涕泣，不勝依依！
敬祝
春祺

張鳳芝敬上
我看過信後，既感佩又担心，一個單身弱女子，在這兵荒馬亂的時候，路上已很危險，何況我的家鄉迄未接收，共產黨清算鬥爭，正如火如荼的在進行。

為情犧牲付出代價

張鳳芝頭上裹了條絲巾，手上拎了隻旅行袋，布衣布裙，登上北寧鐵路，開往關裏的火車，嗚！汽笛一聲長鳴，車開了，她向窗外留戀的瞥了一眼，二十餘年，生於斯，長於斯，此去前途茫茫，是否能平安歸來？若說爲了愛情，不惜涉險，但是我的愛情，又在那裏呢？五月天，故鄉吉林，正是松江柳綠，北山花開的季節，但春天已與我無緣。想着想着，早已淚流滿面。她甩甩頭，擦乾眼淚，滿腔幽怨的靠在椅背上。火車拖着的一縷白煙，在曠野中奔馳，她的心已被那嶙嶙的車輪聲碾碎了。

進了關，是河北臨榆縣境，她在山海關下車，只見車站上，到處都擠滿了候車出關的大兵，她擠出人羣，來到大街上，原來她有一個女師同學，名叫王文華的，家住在山海關，在大街上開了一家旅館，王文華有一個姐姐嫁到青島，姐夫在青島膠海關作事，此去山東，青島是必經之地，所以她去找王文華幫忙寫一封介紹信給她姐姐，到了青島後，也好有個照應。她找到那家旅館，一眼便瞥見王文華正坐在櫃檯裡。她喊聲：「王文華！」王文華聽到叫聲，抬頭一望，驚道：「噢！張鳳芝！妳怎麼來了？」說着躍出櫃檯，接過旅行袋，緊拉着她的手，又是跳，又是笑的問個不停。同學數年不見，仍是如此熱情，正所謂：「他鄉遇故知。」使她感動得流下淚來。王文華道：「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，走！我們到後院家裏去談。」兩人手挽手，來到後院家裏，在客廳坐定，張鳳芝解下頭巾，道：「我有一件事

，想請妳幫忙。」王文華道：「看你風塵僕僕的樣子，一個人進關，究竟爲了何事？」張鳳芝道：「我要到山東迎接公婆去。」王文華道：「妳結婚了？」張鳳芝搖搖頭，王文華道：「訂婚了？先生是作甚麼的？」張鳳芝道：「軍人。」王文華道：「一定是接收新貴了，甚麼職務？」張鳳芝道：「少校軍官，在東北長官部當參謀。」王文華道：「現在到處兵荒馬亂，妳一個年輕女子，跑那麼遠，妳先生放心嗎？」張鳳芝道：「我先生不知道。」王文華道：「這就怪了，既然妳先生不知道，那又是爲了甚麼？」因爲是老同學，張鳳芝也不隱瞞，便把全部事實都告訴了她。王文華聽了不平，道：「豈有此理，既然他如此薄倖，還理他幹甚麼？妳不恨他嗎？」張鳳芝搖搖頭，王文華道：「是了，所謂『情到深處無怨尤』，妳是想拿真情感動他，爲情犧牲，這代價未免太大了，多淒美的故事，可以寫成小說了。」張鳳芝道：「我到山東，要經過青島，聽說妳有個姐姐住在青島，我想請妳寫封信給妳姐姐，我到了青島以後，去找妳姐姐幫忙。」王文華道：「我姐夫在青島膠海關當主任，環境不錯，妳到了青島，他們一定會幫助妳。」張鳳芝道：「老同學了，我也不客氣了，就請寫信吧。」王文華道：「急甚麼，好不容易見了面，多聚在一塊聊聊。」張鳳芝道：「王文華！我此時的心情，妳不會瞭解，我恨不得插翅飛到山東。」王文華聽了，頗爲感動，便找出紙筆，寫了一封情辭懇切的介紹信，寫好封了口，交到張鳳芝手上道：「妳到了青島以後，就去找我姐姐，住到她家

裏，祝妳一路順風。」張鳳芝把信收好，說聲：「謝謝！」便起身告辭。王文華知道不能強留，親自送到火車站，目送張鳳芝登上火車而去，佇立月台，黯然久之。

海天茫茫潛然淚下

天津是華北第一大商埠，水陸交通發達，僅次於上海，過去有外國租界，勝利後都收回了，因此更加繁榮。張鳳芝在天津下了火車，便到塘沽碼頭買了船票，登上一艘海輪，航向青島。出了大沽口，船加足馬力，鼓浪前進，只見水天相連，一望無際。這是她第三次航海，但每次心境却有天壤之別。記得第一次，是出國到日本留學，何等風光！船上船下扯滿了五色繽紛的彩帶，在親友祝福聲中，懷着無比的驕傲和憧憬，船慢慢駛出了碼頭。第二次是學成歸國，近鄉情怯。這次却是四顧茫茫，徬徨無依。想着想着，不禁又傷心的哭了起來。

傍晚到了芝罘灣，船在海中下錨，煙台又有一批旅客登船。遙聞岸上炮聲隆隆，聽旅客說：國共雙方正在開火。

第三天早上，青島終於到了，船在小港碼頭

停泊。她下了船，來到岸上。青島是特別市，著名軍港，又是避暑勝地，曾先後被德、日租借，雖是莫大國恥，但經德、日兩國的開關經營，也成了世界上最清潔美麗的港口。馬路都是柏油鋪的，平坦光潔，馬路兩旁遍植法國梧桐，樹底下一排排的坐椅，行人三五成羣，悠閒的徜徉在街頭，累了便坐在椅子上休息，港灣裡停泊了美國第七艦隊艘龐巨艦，海軍棧橋下，海兔子（快艇）穿梭

如織，美國水兵吃醉了酒，在馬路上東倒西歪，在在呈現出這都市的繁榮外貌。但她無心欣賞這些，她只想叫輛三輪車，到滙泉去找王文華的姐姐，但等了很久，始終沒有看見一輛三輪車，只有黃包車，車夫揮汗如雨的在馬路上奔跑。原來青島是依山開關，馬路雖然平坦，坡度却高，三輪車不能踩着上坡，因此青島沒有三輪車。最後她叫了一部黃包車，往滙泉而去。滙泉是青島高級住宅區，都是花園別墅，一到夏天，別墅主人紛紛從各地湧到青島避暑，海灘上，到處都是彩色繽紛，擠滿了游泳的人羣，好不熱鬧。但勝利後，共產黨到處猖獗，山東受害最爲慘烈，清算鬥爭，殺人如麻，因此難民大批逃到青島，到處都是蓬首垢面，鴉衣百結的難民，景象好不淒慘。張鳳芝到了滙泉，找到門牌，按下電鈴，門開了，只見一個少婦，正在花園中指揮園丁修剪花木。她一眼便認出那是王文華的姐姐，因爲長得太像了。她走上前去，向那少婦行了一鞠躬禮，道：「我是王文華的同學，我叫張鳳芝，由山海關來的。」說着遞上信去。那少婦一聽是妹妹的同學，又是山海關來的，好不歡喜，丟下園丁，領着她到了客廳，讓道：「張小姐！請坐，我先看信。」使女捧上茶，張鳳芝慢慢啜着，環視客廳佈置，高貴氣派，器具陳設都以白色爲主，顯示主人已經洋化了。女主人看完了信，道：「張小姐是到山東尋親來的，正好我家有一個聽差，也是山東人，妳先生家鄉情形，不難調查出來，我就打電話，教我先生回家吃中飯，一同商量，幫妳達成心願。我先生姓關，也是留日的

，妳又是我妹妹的同學，請不要見外，先安心住在我家裡。」說着拿起電話來，通知她先生，關外來了一位客人，一定叫他回家吃中飯。放下電話後，兩人便開始聊了起來，顯得是那麼熱情融洽。這時使女遞上熱毛巾，端上水果、點心，王文華的姐姐道：「妳坐船一定累了，先擦把臉，吃點東西，我去給妳收拾房間，妳休息一陣子，待會一齊吃中飯。」說完起身而去。

張鳳芝躺在床上，想到此行如此順利，好不歡喜。忽聽門外傳來一陣汽車喇叭聲，使女來到房裡，道：「張小姐，主任回來了，請您過去。」她隨使女來到客廳，只見一個中年男子，一身燙得筆挺的白色海關制服，正坐在沙發上和王文華的姐姐談話，見她來了，一齊起身讓座。介紹過後，她知道那就是關先生。關先生道：「文華信上說：張小姐的未婚夫是山東日照縣人，但日照尚未收復，聽說共產黨在那裡鬧得很兇，殺了不少人，因此青島日照難民很多，不難查出莊先生家裡的情形，我有一個聽差姓王，是山東萊陽人，吃過中飯後，我就派他出去打聽，張小姐儘管放心，暫且在我家裡住着，等消息。」說着站起身來道：「我們去吃飯。」三人來到飯廳，桌上的菜非常豐盛，主人招待更是殷勤，張鳳芝心裡非常感激。飯後，又到客廳用茶。一會，使女來道：「老王來了。」關先生道：「教他進來。」只見那老王年約四十餘歲，滿面撲實，關先生向他介紹道：「這是張小姐，關外來的，她先生是日照人，現在東北做事，張小姐想到日照迎接公婆，但日照還未收復，當然不能去，你到外

面日照人多的地方打聽一下，有沒有莊先生的親友在青島？」他轉向張鳳芝道：「請張小姐把莊先生的家世姓名，詳細告訴老王，他好去查。」張鳳芝聽了，仔細的向老王述說了一遍。老王牢記在心裡，道：「我這就去查，今天一定會有消息。」說完去了。

蒼天憐卿找到姑媽

老王先到青島市場三路去查，因為他知道那裡日照難民最多，他認識一家商店，老闆姓牟，就是日照人。到了店裡，他向牟老闆道：「有一個名叫莊健倫的，是日照濰縣鎮人，抗戰時在後方，現在到了東北，他太太由東北來，住在我們主任家裡，她是專程到青島，打聽她先生家屬下落的，不知牟先生認不認識這個莊健倫？」牟老闆道：「我有個朋友，名叫莊健敦，正在店裡，我幫你問問看。」他向後面房裡叫道：「敬華！出來。」只見一人應聲走了出來，問道：「甚麼事？」牟老闆道：「這位王先生，查一個名叫莊健倫的，名字和你只差一個字，不知是你甚麼人？」那人道：「莊健倫是我堂弟，參加抗戰，已經多年沒有消息了，不知是死是活？問他怎的？」老王聽了歡然道：「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功夫，莊健倫的太太到青島來了，就住在匯泉我們主任家裏，莊健倫既是令堂弟，那我們現在就走吧，一齊到匯泉去見他太太。」莊健敦聽了，雙手抱拳，連連向天打恭作揖道：「謝天謝地！真是天上飛來的喜訊！」說着走出店來，叫了兩部黃包車，二人坐上去，直往匯泉而去。關主任還沒有上班，聽到老王報告後，先不讓他們見面

，以防有詐，因此安排莊健敦坐在客廳，張鳳芝在房裡，兩人隔着門帘開始問答，見莊健敦都答對了，張鳳芝始走出房來，叫了聲：「大哥！」已禁不住哭了起來。莊健敦憐惜的道：「不要哭，姑媽就住在青島，我們到姑媽家裏去吧。」於是謝了關主任夫婦，叫了黃包車坐上去，一齊向姑媽家而去。

青島前海沿，太平路六十號，是一棟德國式建築，原是德國使館舊址，勝利後，軍統局青島站就設在那裏，姑夫是青島站站長，房子很大，還有前後兩個大院子，姑夫全家住在前院。兩人在門前下車，警衛打開大門，讓他們進去，健敦大哥來到姑媽房前，在窗外叫道：「姑媽！快出來，健倫的媳婦來了。」姑媽聞聲，走出房來，喚着大哥的別號，道：「敬華！大白天，你胡說些甚麼？」大哥指着張鳳芝道：「這就是健倫的媳婦。」姑媽恍如在夢中，一時竟楞住了。大哥道：「健倫已到了東北，當了官了，先着他媳婦鳳芝來青島接二叔二嬸來了。」姑媽方始信了，走上前去，抱起鳳芝放聲就哭，鳳芝亦哭，哭了好一陣，姑媽傷心的道：「莊家祖墳上冒青煙了，健倫當了官，也討了媳婦，可憐二哥二嫂還困在老家，受苦受難。」說罷又哭。大哥勸道：「姑媽！這是喜事，不要哭了。」姑媽止住哭聲，牽着鳳芝的手，到了房裏，一時親友聞訊，紛紛趕來恭賀。從此鳳芝便安心的住在姑媽家裏，多方設法派人打聽日照的消息，等着迎接我的雙親，到東北團聚。怎奈此時共產黨控制很嚴，正在流血鬥爭，大肆屠殺。（未完待續）